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七十九本，第一分

出版日期：民國九十七年三月

元《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疏證

洪金富*

元末熊夢祥所著《析津志》內〈原廟·行香〉篇，以五百九十字、分三十七條，記載二十四人（大多數為元朝皇帝、皇后）的影堂所在的原廟和行香的日期。這是研究元室影堂祭祀制度的基本史料。但是，其中問題重重，不便利利用。本文更正幾個不易察覺的嚴重錯字，考訂幾個難以確定的人物和寺廟，指出部分獨見於此的日期的價值，讓這份重要史料可讀可用，並且說明它在元代政治文化脈絡中的意義。

關鍵詞：元朝史 析津志 原廟 影堂 蒙古譯語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國立清華大學

壹·前言

元末熊夢祥（字自得）所著北京最早的志書《析津志》早已散佚，¹ 幸存至今者之中，有〈原廟〉門的〈行香〉篇，以下或稱〈行香篇〉。² 該篇是研究元朝皇室影堂制度的基本史料。影堂就是懸掛亡者影像以供後人祭祀的地方，大概多設在原廟（宗廟以外別立之廟），故混稱原廟。自宋代起，皇帝皇后的影堂又有神御殿之稱，而且多取美名以稱之。據學者研究，「影堂制度大約在晚唐已經形成，至宋趨于完備，流行至明清」。³ 蒙古人進入中國，建立元朝，典章制度，往往蒙漢雜糅，多元並進。元朝皇室的影堂制度，基本上可視為中國傳統制度的沿襲，唯其內涵恐怕多少都要受到蒙古因素的制約。實情如何，尙乏研究。⁴ 近日重讀徐蘋芳先生〈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一文，⁵ 對文中所附《永樂大典》半葉書影的內容，頗有疑惑，引發了我的考據癖，而該一書影所載，恰巧又

¹ 關於熊夢祥及《析津志》，可參看王燦熾，〈熊自得與《析津志》〉，氏著，《王燦熾史志論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頁141-147，原載《江西社會科學》1982.5；趙其昌，〈《析津志》及其著者熊夢祥〉，蘇天鈞主編，《北京考古集成》（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6冊，頁535-545，原載《首都博物館叢刊》1982.1；公書儀，〈關於《析津志》和關一齋小傳的作者問題〉，氏著，《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235-248。按，元末成書的《析津志》，到萬曆（1573-1615）前後已經失傳。一九八〇年代，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將部分佚文自《永樂大典》輯出，編為《析津志輯佚》，交由北京古籍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出版，給予學界極大的便利。可惜書中存在若干問題，如輯文脫漏和誤增，標點和分類不當等，帶來一些困擾。這些問題，已有多位學者指正；詳見黨寶海，〈元《析津志》佚文新輯——兼論《析津志輯佚》之誤〉，《北京文博》2001.4：77-80。

² 趙其昌認為《析津志》「原書的分類是相當細致的，有志、門、目，下面再分細目，以物、事、人、文分別列入」；見趙其昌，〈《析津志》及其著者熊夢祥〉，頁538。今以〈原廟〉為門，〈行香〉為篇，行文方便起見也。

³ 陸錫興，〈影神、影堂及影輿〉，《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2：50-54，引文見頁51。

⁴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下編，第七篇文章內談到了元代原廟的建置；見頁496-502。馬明達，〈元代帝后肖像畫研究〉談到了元代影堂內的帝后肖像的繪製；見《暨南史學·第四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05），頁198-201。

⁵ 徐蘋芳，〈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原載《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氏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459-467。今據後者。

是研究元朝皇室影堂制度的基本史料，因乃翻檢文獻，試圖解疑釋惑，以備來日撰著之需。唯部分問題依然不得其解，擬俟來日。茲將目前索解所得陳述于後，敬希指正。

按前述書影乃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四及卷一七〇八五的傳抄本內，卷一七〇八五第某葉的前半葉。⁶ 惠承該院歷史研究所劉曉先生將該半葉及其前半葉和其後半葉，合計三半葉（書影一至三），攝影相贈，我始知這三半葉為熊自得所著《析津志》中〈行香篇〉中的文字。我疑《析津志》〈原廟〉門不止〈行香〉一篇。因《析津志》到萬曆前後已經失傳，⁷ 採錄《析津志》入書的《永樂大典》今已殘闕，熊自得的〈原廟〉門全文已不復得見，殊為遺憾。中華書局影印的《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亦見〈行香篇〉，不全，在第六前半葉（行6-18）及第七前半葉（行1-2），兩半葉之間的第六後半葉為空白，佚失的文字應在此一空白葉，今幸得以考古所藏抄本補足，是考古所藏抄本彌足珍貴也。⁸

茲將考古所藏抄本《永樂大典》所載《析津志·原廟·行香》篇全文抄錄于後。⁹ 按全文三十七條，並非依帝王的即位次序為序，而是以行香日期的先後為

⁶ 該抄本未標識葉碼。

⁷ 見《析津志輯佚》，〈整理說明〉，頁5。

⁸ 近日和趙琦女士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抄本與中華書局影印本所見〈行香篇〉比對，知兩者並無異文，應同出一源，唯前者全而後者闕漏下文耳。

⁹ 第37條之後引元人蒲道源（1260-1336），《閒居叢稿》（一名《順齋叢稿》，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重修漢高祖廟抄題疏〉，茲不錄（原文三十七條合計五百九十字，蒲文一百十一字）。又，《析津志輯佚》第七〈祠廟儀祭〉門內，亦有〈行香篇〉，在頁63-65，分前後兩部分。前一部分末，輯佚者注明：「以上引自徐氏鑄學齋抄本《析津志》」「《大典》一七〇八五廟字韻第六頁上」。該一部分，始自「完者篤皇帝」，終於「七月上」，與中華書局影印《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第六前半葉同，亦與本文下文所列第1至17條同。後一部分，作：「六月，大都涓日，遣翰林院官一員，赴上都注香。比到，大臣奏上位親囑香授使者，乘傳回京，至健德門外禮賢亭住夏。宰輔百官恭迎至京。凡各寺有影堂者，分其祭儀。」輯佚者注明此段文字引自「《日下舊聞考》卷一〇七郊坰引《析津志》」。查《析津志輯佚》第十六〈歲紀〉門內〈六月〉條亦引有此段文字而加詳，在頁220，云：「是月大都涓日，遣翰林院官一員，赴上都注香。比到，大臣奏上位，親囑香授與使者，函香、御酒、乾羊諸祭物，乘傳回京。至健德門外禮賢亭住夏，宰輔百官恭迎至京。凡各寺內有影堂者，分其祭儀，遣大祝酒，則令宣徽院令光祿寺一如故事。翰林院三朝御容。見祭祀門。」〈祠廟儀祭〉所引《日下舊聞考》原文已有脫落，〈歲紀〉所引已無從覆按，但文義不全，顯然可知。然而，這段文字，卻是考古所藏抄本《永樂大典》所載《析津志·

序。每條先記名諱；次記是日爲「忌日」或「愍忌」或「周／週年」，亦有不記者；次記行香地點，亦即影堂所在；次記參與行香者，或曰「正官」，或曰「大小官」，亦有不記者。最後記日期，曰某月某日；如前後兩條同月或月日相同，則後條省略月份或逕書「同前」；爲便利討論，我把省略的月份、月日都補在〔 〕內。

1. 完者篤皇帝，中心閣，正官，正月初八日。
2. 曲律皇帝，南寺，同前〔正月初八日〕。
3. 普顏篤皇帝，白塔寺，正官，〔正月〕二十一日。
4. 世祖皇帝，白塔寺，大小官員，〔正月〕二十二日。
5. 英宗皇帝，青塔寺，正官，二月初六日。
6. 察必皇后，愍忌，南梁河寺，正官，〔二月〕初十日。
7. 老太后，周年，白塔寺，正官，〔二月〕二十九日。
8. 普顏篤皇帝，愍忌，普慶寺，正官，三月初三日。
9. 亦憐真班皇帝，愍忌，中心閣，〔三月〕二十九日。
10. 阿咱失里皇后，愍忌，普慶寺，正官，四月初九日。
11. 貞裕徽聖皇后，周年，黑塔寺，大小官，〔四月〕二十六日。
12. 順宗皇后，忌日，普慶寺，正官，五月初八日。
13. 那木罕主人，愍忌，高梁河寺，正官，六月初二日。
14. 順宗皇帝，愍忌，普慶寺，正官，〔六月〕初四日。
15. 裕宗皇帝，愍忌，白塔寺，大小官，〔六月〕二十日。
16. 速哥八剌皇后，忌日，青塔寺，〔六月〕二十一日。
17. 御容，三朝，翰林門翰林國史院，七月上旬內祭。
18. 那木罕主人，週年，高梁河寺，正官，〔七月〕初四日。
19. 莊獻嗣聖皇后，愍忌，南寺，正官，〔七月〕初九日。
20. 曲律皇后，忌日，南寺，大小官，〔七月〕十九日。
21. 英宗皇帝，忌日，青塔寺，正官，八月初四日。
22. 忽都篤皇后，忌日，黑塔寺，大小官，〔八月〕初六日。

原廟·行香》篇所無有的。附誌於此，以供參考。又，考古所藏抄本該篇自第17條「旬內祭」以下至第37條以及前揭蒲道源的〈重修漢高祖廟抄題疏〉，則不見於《析津志輯佚》。

23. 世祖皇帝，忌日，白塔寺，大小官，〔八月〕二十八日。
24. 太皇太后，忌日，普慶寺，正官，九月初二日。
25. 完澤篤皇帝，愍忌，中心閣，正官，〔九月〕初七日。
26. 太皇太后，周年，普慶寺，正官，〔九月〕二十二日。
27. 貞裕徽聖皇后，忌日，福元寺，大小官，〔九月〕二十二日。
28. 莊獻嗣聖皇后，忌日，黑塔寺，正官，十一月十一日。
29. 明宗皇帝，愍忌，延壽寺，大小官，同前〔十一月十一日〕。
30. 八思齊帝師，忌日，石佛寺，正官，〔十一月〕二十二日。
31. 亦隣真班皇帝，週年，中心閣，正官，〔十一月〕二十五日。
32. 裕宗皇帝，愍忌，白塔寺，大小官，十二月初十日。
33. 唐妃娘娘阿吉剌，也里可溫寺，靖恭坊內，世祖親母。
34. 顯宗皇帝，廬師山。
35. 也孫帖木兒皇帝，三教寺。
36. 太子影堂，報恩寺。
37. 太上太皇，真定玉華宮。皇慶二年九月九日，太常寺官田忠良等奉旨以太常登歌樂往真定祭祀，至延祐七年三月罷。

〈行香篇〉的記載形式，有個顯著的特點：記載帝后名諱漫無章法。皇帝方面，漢語廟號、國語（蒙古語）稱號、國語原名雜用；漢語廟號如世祖、英宗，國語稱號如曲律、普顏篤，¹⁰ 國語原名如亦隣（隣）真班、也孫帖木兒。甚至於一帝也，或稱明宗，或稱忽都篤。至若「太上太皇」和人名那木罕之後所謂「主人」云云，則為當日的習稱。皇后方面，有書其原名的，如察必皇后；有書其尊稱的，如太皇太后；有書其漢語諡號的，如貞裕徽聖皇后；而「老太后」、「唐妃娘娘」等等則是當時的俗稱。記錄帝后名諱如此雜亂無章，這在漢族朝代幾乎難以想像。〈行香篇〉的這種記載形式，反映了蒙古統治下中國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時代特性。然而，正因記載如此混亂，弄清篇中人物究竟指稱何人，恐怕並不容易。舉例而言，篇中的「阿訶失里皇后」(10)，我還不能十分肯定她就是仁宗的皇后。

¹⁰ 關於國語稱號，請詳拙撰，〈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漢學研究》23.1 (2005)：461-494。

名諱之外，寺名也是正名與俗稱並用，前者如大承華普慶寺，後者如白塔寺、黑塔寺、青塔寺等。至若「愍忌」「忌日」「周年」云云，我們還得小心翼翼加以分辨，避免曲解了六百多年前的熊自得。

深入查證〈行香篇〉的內容，我發現其中三處「皇后」應當更正為「皇帝」。毫釐之失，千里之謬，糾而正之，半靠運氣。我比對其他文獻所載，發現有可以相印證的，有互為牴觸的，需要疏證，定其是非。〈行香篇〉的「獨家」記載，不妨視為信史，除非新證據出來否定。至若篇中的難解之疑，請俟高明。

貳·考人物

請從〈行香篇〉中人物說起。依三處「皇后」更正為「皇帝」後計算，篇中人物計二十四人，男十七，女七。以其人身分是否明確、相關條文有無疑義來區分，有以下幾類情形：

甲類

人物身分明確無疑者十六人，以篇中出現次第及男先女後為序，包括：

一·名諱用漢語廟號或諡號者七人：世祖皇帝 (4, 23)、英宗皇帝 (5, 21)、順宗皇帝 (12, 14)、裕宗皇帝 (15, 32)、顯宗皇帝 (34)。後三人具未登基，廟號係追諡。貞裕徽聖皇后 (11, 27)，名邁來迪，罕祿魯氏，明宗皇后，順帝生母。¹¹莊獻嗣聖皇后 (19, 28)，名壽童，亦乞烈氏，武宗皇帝妃，明宗生母。¹²

二·名諱用國語稱號者三人：完者（澤）篤皇帝 (Öljeitü, 1, 25)，即成宗皇帝；曲律皇帝 (Külüg, 2, 20)，即武宗皇帝；普顏篤皇帝 (Buyantu, 3, 8)，即仁宗皇帝。

三·名諱並用漢語廟號與國語稱號者一人，即第29條的明宗皇帝，亦即第22條的忽都篤 (Qutuγtu) 皇(后)〔帝〕。

¹¹《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一〉有傳，甚略；見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頁2877。

¹²《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一〉有傳，甚略；見頁2875。后妃本傳及卷一〇六〈后妃表〉武宗位〈妃子亦乞列氏〉條以及卷三一〈明宗紀〉具不載這位武宗妃子、明宗生母之名，殊為失當。卷四一〈順帝紀四〉載：至正六年「十二月丁丑，省臣改擬明宗母壽童皇后徽號曰莊獻嗣聖皇后」；見頁876。名見於此，亦云幸矣。

四·名諱用國語者四人：亦憐（隣）真班皇帝（Irinjibal, 9, 31），即寧宗皇帝。也孫帖木兒皇帝（Yisün Temür, 35），即泰定皇帝。那木罕主人（Nomuqan, 13），即世祖皇帝第四子，封北安王。¹³ 速哥八剌皇后（16），即英宗莊靜懿聖皇后。¹⁴ 又，察必皇后（6），即世祖昭睿順聖皇后，請見乙類。

五·名諱用藏語尊稱者一人：八思巴帝師。原文見第30條：「八思齊帝師，忌日，石佛寺，正官，〔十一月〕二十二日。」按中華書局點校本《元史》卷二〇二〈釋老傳·帝師八思巴傳〉的〈校勘記〉謂：「《佛祖歷代通載》卷三二王磐等撰〈帝師行狀〉謂八思巴『至元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示寂』，與《薩斯迦世系》等藏文史籍一致。」〈行香篇〉第30條的八思齊帝師無疑就是《元史·釋老傳》中，元朝第一代帝師八思巴（1235-1280）。〈行香篇〉人物中，唯獨他不是黃金氏族即成吉思汗家族的人。八思巴（'Phags-pa，聖者之意），或譯八合思巴、發思巴、八思馬等等，〈行香篇〉以「齊」譯 -pa，罕見，是否有誤，請俟專家。

乙類

一條用國語名諱，另一條不書名諱，所指為一者一人。兩條原文如下：

6. 察必皇后，愍忌，（南）〔高〕梁河寺，正官，〔二月〕初十日。
7. 老太后，周年，白塔寺，正官，〔二月〕二十九日。

〈行香篇〉中察必皇后、老太后各只一見，不符一人生卒兩祭皆加記錄的原則。按察必（Čabi ? Čabui ?）皇后即世祖昭睿順聖皇后，¹⁵ 生日不詳，但卒日確定無疑，《元史》卷一一〈世祖紀八〉說她卒于至元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乙未。〈行香篇〉第7條記日正是二月二十九日，且是條所謂「周年」，指逝世周年。可

¹³ 《元史》卷一〇八，〈諸王表〉北安王位，頁2736。

¹⁴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一〉有傳，甚略；見頁2876。

¹⁵ 察必皇后，《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一〉有傳；見頁2871-2872。相關研究，請看故師柯立夫教授 F. W. Cleaves (1915-1995), "The 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Čabi in the *Yüan Shih*," *Harvard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3-4 (1979-1980): 138-150; M. Rossabi, "Khubilai Khan and the Women in His Family," in *Studia Sino-Mongolica*, ed. Wolfgang Bauer (Wiesbaden: Steiner, 1979), pp. 153-180, esp. on 167-171; 洪用斌、王龍耿，〈元朝順聖皇后察必〉，《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頁193-198。

以推測，第7條的老太后就是察必皇后，記察必皇后的卒日周年祭，而察必皇后的冥誕「愍忌」，即生日之祭，則載在第6條。換言之，第6、7兩條所記為同一人的生卒兩祭，只不過一記其名諱察必皇后，一沿用俗稱老太后罷了。〈行香篇〉稱呼廟主名諱不一致，¹⁶ 其情形除了前文討論過的明宗、忽都篤蒙漢並用的這種情況外，此處蒙古名諱察必皇后與漢式俗稱老太后並用又是另外一種情況。這類情況何以出現，真正原因，我依然不得其解。總之，第6、7兩條所記為察必一人，前者記其生日行香，後者記其卒日行香，而察必的生日，目前未為人知，或者就是第6條所見的二月初十日。至於生卒兩日行香為何一在高梁河寺（原誤高為南，即大護國仁王寺），一在White塔寺（即大聖壽萬安寺），尚待探究。¹⁷

丙類

條文不書名諱，但所指人物明確可考者四人。以篇中出現次第為序，包括：

一·太祖、太宗、睿宗三人。第17條作：「御容，三朝，翰林（門翰林）國史院，七月上旬內祭。」按《元史》明宗、文宗、順帝三帝紀皆有「祭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之記載；¹⁸ 同書〈祭祀志四·神御殿〉條則詳載存放三朝御容之影堂所在，以及祭祀之時間，大略言之，除短暫時期外，三朝御容長期奉安在翰林國史院內，由院官於春秋致祭。¹⁹ 條文內三朝肯定係指太祖、太宗、睿宗三朝；「門翰林」為衍字；「七月上旬內祭」云云，指秋祭。至於春祭，倘非〈行香篇〉失書，則可能是該篇撰次前後，元廷已將春秋二祭減少為秋祭一次。

二·餘一人為拖雷妃唆魯和帖尼，即睿宗顯懿莊聖皇后。第33條云：「唐妃娘娘阿吉刺，也里可溫寺，靖恭坊內，世祖親母。」這位唐妃娘娘，即太祖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Tolui，即第37條的太上太皇；1186-1192生，1232卒）之妻，憲宗蒙哥汗、世祖忽必烈汗、伊利汗國創建者旭烈兀汗，以及一度稱帝的阿里不

¹⁶ 原廟的祭祀對象，亦即影堂的受祭者，似無專稱，本文權宜稱為廟主，以免與堂主、神主等已有特定含義的詞彙混淆。

¹⁷ 請參看下文〈陸·釋諸寺〉。

¹⁸ 《元史》卷三一，〈明宗紀〉，天曆二年七月壬午條，頁700-701；卷三四，〈文宗紀三〉，至順元年二月戊申條，頁750；卷三八，〈順帝紀一〉，元統二年七月辛卯條，頁823。

¹⁹ 同前書，卷七五，〈祭祀志四·神御殿〉條，頁1876。

哥 (?-1266) 的生母，Sorqaytani Beki (?-1252)。徐蘋芳〈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已正確指出此點並考訂唐妃原廟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的位置。徐文還指出，除大都十字寺外，甘肅甘州路十字寺也「奉安世祖皇帝母別吉太后於內」。²⁰ 大都、甘州兩十字寺可能只祭唐妃，不及其夫拖雷。拖雷夫婦二人的共同影堂是真定（今河北正定）玉華宮的孝思殿，有許多文獻可以為證。²¹ 〈行香篇〉第37條的「太上太皇」就是指拖雷。拖雷除了在玉華宮享祀之外，如前文所述，翰林國史院也有他的御容，與父汗成吉思汗和皇兄窩闊台同時受祭。

唐妃娘娘的名字，著名漢學家伯希和 (Paul Pelliot, 1878-1945) 撰有〈莎兒合黑塔泥〉一文詳細討論，²² 惟伯氏並未注意到「唐妃娘娘」的稱謂法。《元史》中僅有一處提到「唐妃」，見卷三九〈順帝紀二〉至元三年十二月壬午條，曰：「集賢大學士羊歸等言：『太上皇、唐妃影堂在真定玉華宮，每年宜於正月二十日致祭。』從之。」真定是拖雷家的湯沐邑，真定玉華宮為拖雷夫婦影堂所在，已見前述。徐蘋芳澄清誤解，²³ 正確指出「唐妃」就是世祖親母 Sorqaytani Beki，唯對「唐妃」之稱感到不解，對「阿吉刺」三字則未置一詞。

我假設「阿吉刺」是對「唐妃娘娘」這個人的描述語，相當於英語所謂的“epithet”，猶如“Alexander the Great”中的“the Great”（亞歷山大「大」帝），“Richard the Lion-Hearted”中的“the Lion-Hearted”（「獅心」王理查）。它可能是波斯語‘aqīlat 的對音，意為聰明能幹、出類拔萃，是對唐妃娘娘的美稱。至於「唐妃」兩字，我認為是 Sorqaytani Beki 的翻譯。「妃」是 Beki 的意譯（音譯作別吉，Sorqaytani Beki 有別吉太后之稱），「唐」是 Sorqaytani 這個人名的第三音節 -tan- 的對音。元代文獻所見「唆魯古唐妃」就是 Sorqaytani Beki 的音譯加意譯。由「唆魯古唐妃」簡化而為「唐妃」，一如「胡土虎那顏」（Qutuqu Noyan；Qutuqu，人名；Noyan，官人之意）簡化而為「胡丞相」，既保

²⁰ 語見《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至元元年三月丙申條，頁826。

²¹ 例證請見拙稿，〈唐妃娘娘阿吉刺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 (2008)：41-62，註5。又，玉華宮為一道觀，其興建始末，請詳本文註58。

²² 伯希和 (P. Pelliot) 著，馮承鈞譯，〈莎兒合黑塔泥〉，原文見《通報》29 (1932)：43-54；譯文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第一卷，第四編，頁1-16。

²³ 謂將此處太上皇、唐妃誤為明宗皇帝、皇后，請詳拙文，〈唐妃娘娘阿吉刺考〉，頁41-62。

留了全名的一個原音 (-tan-)，又表示了該人的身分（妃），同時又合乎漢人的稱謂習俗，一舉數得，同樣是別出心裁的神來之譯。說詳拙稿〈唐妃娘娘阿吉刺考〉。

丁類

條文不書名諱，所指人物尙待更進一步確證者一人。第36條云：「太子影堂，報恩寺。」按《析津志》成書於順帝朝，順帝太子名愛猷識理達臘 (1339-1378)，元明鼎革之際，隨父逃離大都，北返蒙古，父死 (1370) 之後，繼位爲帝，廟號昭宗。〈行香篇〉第36條的太子，當然不會是他。順帝之前一任可汗爲寧宗皇帝，七歲即位，不及一月即告夭折 (1332)，他的影堂在中心閣，見〈行香篇〉第9, 31條。他蚤世無子，當然不會有太子，故〈行香篇〉第36條影堂在報恩寺的太子，絕對和寧宗無關。寧宗的前任可汗爲文宗皇帝 (1328-1332)。據《元史·宗室世系表》，他有三子：「長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早薨，無後；次二燕帖古思太子，次三太平訥太子，俱早隕，無後。」²⁴ 皇長子於至順元年 (1330) 三月戊午受封爲燕王；²⁵ 同年八月及十月，御史臺臣及諸王、大臣先後請立燕王爲皇太子，文宗俱以燕王尙幼辭。²⁶ 文宗只是矯揉造作，一個多月後，「十二月戊申（二日），遣伯顏等以將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告祭于郊、廟」。²⁷ 「辛亥（五日），立燕王阿剌忒納答剌爲皇太子，詔天下」。²⁸ 但是，四十天後，至順二年正月「辛卯，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薨」。²⁹ 「三月甲申，繪皇太子真容，奉安慶壽寺之東鹿頂殿，祀之如累朝神御殿儀」。³⁰ 「五月丙子，皇太子影殿造祭器如裕宗故事」。³¹ 文宗爲長子造影堂，史有明文，已如上引。其次子燕帖古思，在父皇駕崩 (1332) 後，雖有權臣燕鐵木兒之支持，但因父皇遺命及母后不答失里反對，無緣當上皇帝。寧宗死後，順帝繼位。重紀至元六年 (1340)

²⁴ 《元史》卷一〇七，頁2729。

²⁵ 同前書，卷三四，〈文宗紀三〉，頁754。

²⁶ 同前文，頁764-765, 767。

²⁷ 同前文，頁770。

²⁸ 同前文，頁770。

²⁹ 《元史》卷三五，〈文宗紀四〉，頁774。

³⁰ 同前文，頁778。

³¹ 同前文，頁784。

「六月丙申（十四日），詔撤文宗廟主，徙太皇太后不答失里東安州安置，放太子燕帖古思於高麗」。³² 七月丁卯（十六日），燕帖古思卒。順帝當然不會為燕帖古思設置影堂。燕帖古思弟太平納也是「早隕無後」，沒有影堂，理所當然。據此推測，〈行香篇〉第36條的太子，最有可能是文宗皇太子阿剌忒納答剌。但是，據《元史》，太子阿剌忒納答剌影堂在慶壽寺，而〈行香篇〉第36條的太子影堂，卻是在報恩寺。這一報恩寺，〈行香篇〉著錄之外，〈寺觀〉門亦有專條，云：「報恩寺，在齊化門太廟西北，太子影堂在內，俗名方長老寺。又云在南城嘉會坊之萬壽寺西……」³³ 這裡的太子，無疑就是〈行香篇〉第36條的太子，而這位太子，很可能就是文宗的長子阿剌忒納答剌。

戊類

條文雖書名諱，而所指不明者一人：阿咱失里皇后。第10條云：「阿咱失里皇后，愍忌，普慶寺，正官，四月初九日。」按《元史》不見后妃以阿咱失里或譯音相近為名者。據〈行香篇〉所載，影堂在普慶寺者有順宗皇帝（12, 14，並參前文疏證）、順宗皇后（第24, 26條的太皇太后，並參下文疏證）和仁宗皇帝（3, 8），與《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神御殿〉條所載合。〈行香篇〉失載仁宗皇后，疑影堂亦在普慶寺的阿咱失里為仁宗的皇后。又，釋法禎（號雪澗）撰〈元重修崇國寺碑〉有「仁宗皇帝刺拶室利皇后賜鈔三千餘錠」云云。³⁴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有仁宗莊懿慈聖皇后傳，據傳文，后名阿納失失里，³⁵ 弘吉刺氏。我疑阿咱失里、刺拶室利、阿納失失里，可能是同一個人。

己類

條文不書名諱，所指可考者一人：順宗皇后答己。〈行香篇〉兩見「太皇太后」，指順宗皇后答己，今考述如下。按兩條記載是：

³² 《元史》卷四〇，〈順帝紀三〉，頁856。

³³ 《析津志輯佚》，頁69。

³⁴ 此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拓本，登錄號為01831。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58冊，頁647據光緒十二年刻本《順天府志》所載此碑節文，將此一皇后名字第二字作「拶」，應為異體字。

³⁵ 《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頁2697作「阿納失舍里」。

24. 太皇太后，忌日，普慶寺，正官，九月初二日。

26. 太皇太后，周年，普慶寺，正官，〔九月〕二十二日。

兩條所指，或為一人，或為兩人，暫且不論。今先考訂第26條的太皇太后為何許人。按《元史·英宗紀二》，至治二年九月丙辰條載：「太皇太后崩。」³⁶ 查九月丙辰為二十二日，與第26條日次合，故第26條的太皇太后可能為《元史》此處的太皇太后。考《元史》同紀稍後又載：

至治二年十二月「丙戌，定諡太皇太后曰昭獻元聖，遣太常禮儀院使朶台以諡議告于太廟」。³⁷

至治三年三月「戊申，祔太皇太后于順宗廟室，遣攝太尉、中書右丞相拜住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昭獻元聖皇后」。³⁸

據此可知，《元史·英宗紀二》的太皇太后實乃順宗皇帝的昭獻元聖皇后。又，《元史·泰定帝紀一》，元年九月乙巳條載：

乙巳，昭獻元聖皇后忌日，修佛事，飯僧萬人。³⁹

九月乙巳二十二日，紀文明言為昭獻元聖皇后忌日。這條記載，可以佐證〈行香篇〉第26條所記，以九月二十二日為其周年（即忌日）的太皇太后，就是昭獻元聖皇后。這位皇后，名答己，弘吉刺氏，生武宗及仁宗。武宗即位，尊為皇太后。至大元年（1308）三月，帝為太后建興聖宮，故習稱興聖皇太后。四年，子仁宗即位。延祐七年（1320），仁宗子英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有她的傳。⁴⁰〈行香篇〉第26條太皇太后的原廟為普慶寺，⁴¹ 順宗原廟亦為普慶寺（14），益可證明〈行香篇〉第26條的太皇太后，實即順宗的昭獻元聖皇后答己。

〈行香篇〉第26條所記太皇太后既係答己，則第24條的太皇太后應該就是同一答己，因後一條亦記太皇太后，原廟亦為普慶寺，且前一條既記卒日行香，後

³⁶ 《元史》卷二八，頁624。

³⁷ 同前文，頁626。

³⁸ 同前文，頁628。

³⁹ 《元史》卷二九，頁650。後二逗號係筆者添加。

⁴⁰ 傳內「至治三年二月崩，升祔順宗廟配食」云云，有誤，見《元史》校勘記。

⁴¹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泰定元年夏四月庚申，「作昭獻元聖皇后御容殿於普慶寺」；見頁646。這條紀文可以佐證〈行香篇〉第26條所載原廟為普慶寺的太皇太后，就是順宗昭獻元聖皇后答己。

一條疑記生日行香，唯其如是，方符合〈行香篇〉一人生卒兩祭皆加記錄的原則。答己生日無考，〈行香篇〉第24條所記日期九月初二日，或者就是她的生日。

叁·正誤字

〈行香篇〉條文內「皇后」應當更正為「皇帝」者三條。

一·第20條作：「曲律皇后，忌日，南寺，大小官，〔七月〕十九日。」按曲律為武宗的國語稱號，曲律皇后云云，謂武宗的皇后也。《元史·后妃傳》載武宗皇后二人：一宣慈惠聖皇后真哥，二速哥失里皇后，一姊一妹；妃二人：一為明宗生母壽童，亦乞烈氏；二為文宗生母，唐兀氏。《元史·后妃表》載，繼承武宗的斡耳朵（意即宮帳）者五人，⁴² 包括前述四后妃，加上完者歹皇后。五人的生卒月日具已無考，很難肯定武宗后妃中必有以七月十九日為「忌日」者。我懷疑第20條說的可能不是武宗的皇后。其次，武宗皇后載在〈行香篇〉者兩見，一是第19條，一是第28條，具記莊獻嗣聖皇后（壽童，明宗生母）。按〈行香篇〉以一帝一后為記載原則，武宗皇后既已兩見，而且所指明確，今又再見「曲律皇后」云云，而且指涉曖昧，十分可疑。再者，〈行香篇〉記皇帝，以一帝兩條為原則，如世祖（4, 23）、裕宗（15, 32）、成宗（1, 25）、仁宗（3, 8）、英宗（5, 21）、寧宗（9, 31），皆一帝二條。順宗、武宗、明宗三帝各只一條，是例外，同樣十分可疑。武宗皇帝少見一條以及武宗皇后多出一條，這兩個可疑的一多一少的例外，讓我想到了「曲律皇后」不無可能就是「曲律皇帝」之誤。按武宗皇帝見第2條，作「曲律皇帝，南寺，同前〔正月初八日〕」。查武宗皇帝正月初八日卒，本條記卒日行香，則缺載者應為生日行香。又查武宗皇帝生日為七月十九日，第20「曲律皇后」條，記行香日期正是七月十九日。據此可知，第20條「曲律皇后」肯定就是「曲律皇帝」之誤。這一字之差，可能出諸傳抄疏忽。

二·第22條作：「忽都篤皇后，忌日，黑塔寺，大小官，〔八月〕初六日。」譌誤情況與前文所論「曲律皇后」同。勘誤之道亦可依樣葫蘆。按元代皇

⁴² 請注意《元史》卷一〇六〈后妃表〉點校者〈校勘記九〉的如下文字：「……本表所列各后妃，係按斡耳朵區分，繼承某帝斡耳朵者，即列名于該帝位下，並非必為該帝后妃。世祖位下速哥答里皇后，係繼承守宮，領受世祖歲賜者，實為泰定后。表前言所云『其居則有曰斡耳朵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瀆，則亦甚矣』，即指此。」

后名爲忽都篤者，迄無所見。明宗國語稱號爲忽都篤。忽都篤皇后者，謂明宗忽都篤之皇后也。〈行香篇〉記明宗皇后兩條，即第11與27條，不應有第三條。記明宗皇帝自身者一條，即第29條，作：「明宗皇帝，愍忌，延壽寺，大小官，同前〔十一月十一日〕。」延壽寺爲延聖寺之誤，全稱大天源延聖寺。同前者，謂十一月十一日也。是日正是明宗皇帝生日。〈行香篇〉闕記者顯然是明宗卒日行香。按明宗暴崩于天曆二年的八月六日，第22「忽都篤皇后」條日期正是八月六日。「忽都篤皇后」云云，肯定就是「忽都篤皇帝」之誤。經此更正，明宗皇帝生卒兩日行香記載得以具備無闕，至若行香地點，雖則一曰黑塔寺，一曰延聖寺，其實一也，因爲前者是俗稱，後者是正名。

三·第12條作：「順宗皇后，忌日，普慶寺，正官，五月初八日。」按順宗答刺麻八剌實際不曾登基，廟號順宗是他的兒子武宗即位後追諡的。順宗皇帝，〈行香篇〉一見，即第14條，以一帝兩條原則言之，少了一條。順宗皇后一見，即第12條，也少了一條。然而，如前文已經考訂，第24, 26兩條的太皇太后，實爲順宗皇帝的皇后答己。順宗皇后於是乎有了三條，多出了一條。我疑第12條的「順宗皇后」爲「順宗皇帝」之誤。果如所疑，則順宗皇帝、皇后各有兩條，符合〈行香篇〉一帝一后生卒兩祭皆加記載的原則。今按順宗皇帝的生卒日期，史無明文，惟《元史·順宗傳》簡單記載如下：

明年春，世祖北幸，留治疾京師，越兩月而薨，年二十有九。⁴³

考至元二十九年三月十八日庚申，世祖車駕自大都北幸上都，⁴⁴ 順宗（即皇孫答刺麻八剌）留在大都治病，「越兩月而薨」，時間當在五月，與第12條日期五月初八日合，足見第12條「順宗皇后」有可能爲「順宗皇帝」之誤。其次，第14條記順宗皇帝「愍忌」（六月初四日），愍忌即冥誕之忌，⁴⁵ 故知順宗皇帝所少的一條記載應爲卒日之忌。按第12條記五月初八日爲「忌日」，順宗皇帝卒于五月，故第12條所記有可能是順宗皇帝的卒日之祭，換言之，該條「順宗皇后」有可能爲「順宗皇帝」之誤。再者，第12, 14兩條所記行香地點具在普慶寺，即順

⁴³ 《元史》卷一一五，頁2895。

⁴⁴ 同前書，卷一七，〈世祖紀十四〉，頁361。

⁴⁵ 真德秀（1178-1235），《西山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1174冊），卷四八，〈母夫人愍忌設醮青詞〉有「惟歲元之不日，實母氏之誕辰」云云可證；見頁38b。

宗皇帝的原廟，與史文所記合。⁴⁶ 凡此種種，可以肯定，第12條的「順宗皇后」就是「順宗皇帝」之誤，〈行香篇〉「獨家」提供了順宗皇帝的確切生卒日期。

又，〈行香篇〉第37條內「皇慶二年」，當改爲「元」年。第37條云：「太上太皇，真定玉華宮。皇慶二年九月九日，太常寺官田忠良等奉旨以太常登歌樂往真定祭祀，至延祐七年三月罷。」查田忠良往真定玉華宮祭祀睿宗影堂事，《元史》記載有二處。一見〈仁宗紀一〉，皇慶元年九月「辛丑（九日），命司徒田忠良等詣真定玉華宮，祀睿宗御容」。⁴⁷ 一見〈祭祀志四·神御殿〉條：「仁宗皇慶二年秋八月庚辰（二十三日），命大司徒田忠良詣真定致祭，依歲例給御香酒並犧牲祭物錢中統鈔壹百錠。」⁴⁸ 以時間先後爲序，排比以上三條史料，知田忠良受命日期有三：一爲皇慶元年九月九日，二爲皇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三爲皇慶二年九月九日。一、三具爲九月九日，可疑。二、三具爲皇慶二年，相差不過十六天，而兩度受命，不合情理，更爲可疑。判斷田忠良往真定致祭，皇慶元年、二年各一次。第一次受命於皇慶元年九月九日，第二次受命於皇慶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行香篇〉內「皇慶二年」當爲「元」年之誤。

又，第6條的「南梁河寺」爲「高梁河寺」之誤。第29條的「延壽寺」爲「延聖寺」之誤，延聖寺全稱爲大天源延聖寺，俗稱黑塔寺。第34條的「盧師山」疑爲「盧師寺」之誤。俱請參看下文〈陸·釋諸寺〉一節。

肆·訂史文

〈行香篇〉記仁宗生日與《元史》不同，推測誤在《元史》。按篇中仁宗二見如下：

3. 普顏篤皇帝，白塔寺，正官，〔正月〕二十一日。

8. 普顏篤皇帝，愍忌，普慶寺，正官，三月初三日。

普顏篤是仁宗的國語稱號。《元史》卷二六〈仁宗紀三〉說他卒于延祐七年正月二十一日辛丑，可知〈行香篇〉第3條係記其卒日行香，第8條則記生日行香。愍忌指稱誕辰，這又是一證。至於仁宗生日，《元史·仁宗紀一》說他生于至元二十二年三月丙子，丙子四日，比〈行香篇〉第8條所記晚了一天。我認爲〈行香

⁴⁶ 《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神御殿〉條，頁1875。

⁴⁷ 同前書，卷二四，頁551。

⁴⁸ 同前書，卷七五，頁1876。

篇)的記載正確。《元典章》提供了一則有力證據。該書《新集》(新集不分卷)〈刑部〉類有一條文書以〈禁斷屠宰〉為題，全文如下：

至治二年(1322)正月□日，江浙省：

准中書省咨：

至治元年五月十七日(1321.06.13)，速速參政奏：

河南省官人每與將文書來：

在先，三月初三日為普顏篤皇帝聖節的上頭，自當月初一日為始，至十五日，各處禁斷了宰殺來。如今，宰殺的，依在先例禁斷那不禁？麼道，說將來有。

奏呵，奉聖旨：「遍行文書，依在先禁斷者。我的生日二月初六日有。每年自二月初一日為始，至十五日，休交宰殺者。」麼道，聖旨了也。欽此。

咨請欽依施行。⁴⁹

《元典章》本條文明確說到仁宗普顏篤皇帝的生日為三月三日，與〈行香篇〉第8條所記愍忌三月三日一致，而與《元史》帝紀異。按《元史》帝紀本諸各朝實錄，各朝實錄本諸《時政編》和《起居注》，⁵⁰而《元典章》所收文書，乃直接刪節當日檔案而成，其中的硬譯公牘則是直接譯自蒙古文書，未經潤飾，從史源學的觀點言，《元典章》所收文書較之《元史》帝紀，更為原始。《元典章》本條所記仁宗生日應比《元史》帝紀所記可靠。⁵¹再者，〈行香篇〉乃元末人熊自得所編，當有所本，可為《元典章》的說法添一有力的證據。⁵²唯〈行香篇〉記仁宗原廟，兩條互異，一曰白塔寺，一曰普慶寺(即大承華普慶寺)，不知何故。

⁴⁹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簡稱《元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景館藏元刊本，1972)，〈新集至治條例·刑部·頭疋·禁宰殺·禁斷屠宰〉。

⁵⁰ 參看王慎榮、葉幼泉、王斌，《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頁41。

⁵¹ 《元史》帝紀所本各朝實錄，其月日記載並不盡可信，元成宗鐵穆耳就有此嘆。《元史》卷一九，〈成宗紀二〉載，元貞二年十一月「己巳，兀都帶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揭里]迷失非昭睿順聖太后所生，何為亦曰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紀月日先後差錯。又別馬里思丹砲手亦思馬因、泉府司，皆小事，何足書耶。』」見頁407。

⁵² 關於仁宗生日為三月三日或四日的問題，國立清華大學(新竹)歷史研究所碩士生許正弘學棟草有〈元仁宗生日小考〉一稿，討論詳盡，答案確切，請俟刊布，茲不具引。

伍·釋諸詞

〈行香篇〉中記行香月日的性質，或曰「忌日」，或曰「愍忌」，或曰「周／週年」，也有不指明該日性質的。由于忌日既可指稱生日，又可指稱卒日，周年亦然，而且〈行香篇〉所記行香月日，究竟是原廟主人的生日或卒日，並非可以一一查證清楚，所以弄清篇中忌日、愍忌、周年等詞的確實意義，對於正確解讀〈行香篇〉至關重要。爲易于比對、觀察，我將〈行香篇〉三十七條資料製成表格如下：

甲表：行香篇人物生卒日表

序	〈行香篇〉條文	祭別	生日	卒日
1a	25. 完澤篤皇帝，愍忌，中心閣，正官，〔九月〕初七日。	愍忌	0907 (史0905)	
2a	1. 完者篤皇帝，中心閣，正官，正月初八日。			0108 (史同)
3a	20. 曲律皇(后)〔帝〕，忌日，南寺，大小官，〔七月〕十九日。	忌日	0719 (史同)	
4a	2. 曲律皇帝，南寺，同前〔正月初八日〕。			0108 (史同)
5a	8. 普顏篤皇帝，愍忌，普慶寺，正官，三月初三日。	愍忌	0303 (史0304)	
6a	3. 普顏篤皇帝，白塔寺，正官，〔正月〕二十一日。			0121 (史同)
7a	23. 世祖皇帝，忌日，白塔寺，大小官，〔八月〕二十八日。	忌日	0828 (史同)	
8a	4. 世祖皇帝，白塔寺，大小官員，〔正月〕二十二日。			0122 (史同)
9a	5. 英宗皇帝，青塔寺，正官，二月初六日。		0206 (史同)	
10a	21. 英宗皇帝，忌日，青塔寺，正官，八月初四日。	忌日		0804 (史同)

序	〈行香篇〉條文	祭別	生日	卒日
11a	6. 察必皇后，愍忌，（南）〔高〕梁河寺，正官，〔二月〕初十日。	愍忌	0210	
12a	7. 老太后，周年，白塔寺，正官，〔二月〕二十九日。	週年		0229（史同）
13a	9. 亦憐真班皇帝，愍忌，中心閣，〔三月〕二十九日。	愍忌	0329	
14a	31. 亦憐真班皇帝，週年，中心閣，正官，〔十一月〕二十五日。	週年		1125 （史1126）
15a	10. 阿咱失里皇后，愍忌，普慶寺，正官，四月初九日。	愍忌	0409	
16a	27. 貞裕徽聖皇后，忌日，福元寺，大小官，〔九月〕二十二日。	忌日	0922	
17a	11. 貞裕徽聖皇后，周年，黑塔寺，大小官，〔四月〕二十六日。	周年		0426
18a	14. 順宗皇帝，愍忌，普慶寺，正官，〔六月〕初四日。	愍忌	0604	
19a	12. 順宗皇（后）〔帝〕，忌日，普慶寺，正官，五月初八日。	忌日		0508
20a	13. 那木罕主人，愍忌，高梁河寺，正官，六月初二日。	愍忌	0602	
21a	18. 那木罕主人，週年，高梁河寺，正官，〔七月〕初四日。	週年		0704
22a	15. 裕宗皇帝，愍忌，白塔寺，大小官，〔六月〕二十日。	愍忌	0620	
23a	32. 裕宗皇帝，愍忌，白塔寺，大小官，十二月初十日。	愍忌		1210（史同）
24a	16. 速哥八刺皇后，忌日，青塔寺，〔六月〕二十一日。	忌日		0621

序	〈行香篇〉條文	祭別	生日	卒日
25a	17. 御容，三朝，翰林門翰林國史院，七月上旬內祭。			
26a	19. 莊獻嗣聖皇后，愍忌，南寺，正官，〔七月〕初九日。	愍忌	0709	
27a	28. 莊獻嗣聖皇后，忌日，黑塔寺，正官，十一月十一日。	忌日		1111
28a	29. 明宗皇帝，愍忌，延〔壽〕〔聖〕寺，大小官，同前〔十一月十一日〕。	愍忌	1111（史同）	
29a	22. 忽都篤皇（后）〔帝〕，忌日，黑塔寺，大小官，〔八月〕初六日。	忌日		0806（史同）
30a	24. 太皇太后，忌日，普慶寺，正官，九月初二日。	忌日	0902	
31a	26. 太皇太后，周年，普慶寺，正官，〔九月〕二十二日。	周年		0922
32a	30. 八思（齊）〔巴〕帝師，忌日，石佛寺，正官，〔十一月〕二十二日。	忌日		1122（帝師行狀同）
33a	33. 唐妃娘娘阿吉刺，也里可溫寺，靖恭坊內，世祖親母。			
34a	34. 顯宗皇帝，盧師（山）〔寺〕。			（0110據史）
35a	35. 也孫帖木兒皇帝，三教寺。		（1029據史）	（0710據史）
36a	36. 太子影堂，報恩寺。			
37a	37. 太上太皇，真定玉華宮。皇慶（二）〔元〕年九月九日，太常寺官田忠良等奉旨以太常登歌樂往真定祭祀，至延祐七年三月罷。			

上表第一欄為橫列序，編號1a至37a。第二欄為〈行香篇〉條文，廟主一人而有兩條文，則將兩條文前後相隨排列，先生日行香、後卒日行香，而廟主的排列次序，以〈行香篇〉原序為序。⁵³ 第三欄為祭別，如條文謂該日為愍忌，則在祭別欄下書愍忌二字，餘類推。第四欄為生日欄，第五欄為卒日欄。生日為九月七日，則化為「0907」，卒日為十一月十一日，則化為「1111」。條文內的行香日期，究竟是廟主的生日或卒日，由于〈行香篇〉的用詞如忌日、周年等，當年可能十分明確，今日已嫌模稜，我只能依據個別情況暫作判斷，分別填入生日欄或卒日欄。欄後（）內「史同」兩字，謂《元史》所記相同。譬如3a「0719（史同）」，表示七月十九日，〈行香篇〉記為曲律皇帝「忌日」行香日期，《元史》記為武宗曲律皇帝的生日，日期同為七月十九日；4a正月八日，〈行香篇〉不記祭別，《元史》記武宗卒於正月八日。據此，我把4a的日期0108填入卒日欄，而把3a的0719填入生日欄。

觀察甲表，可有幾點發現：

第一，愍忌二字，係就亡者生日而言。〈行香篇〉1a, 5a, 28a 等三條文內的行香日期，《元史》可以證明為廟主的生日，而條文用愍忌二字，可知愍忌指亡者冥誕。⁵⁴ 其他七條文的愍忌二字，判斷就是亡者的生日。

第二，第22a, 23a兩條，廟主為裕宗皇帝，具作愍忌，必有一誤，應當更正。據《元史》卷一六〈世祖紀十三〉，至元二十二年十二月十日丁未，裕宗（時為太子）卒，與〈行香篇〉23a日期合，故知23a記卒日行香，該條「愍忌」應改為「忌日」或「周年」；而22a的「愍忌」日期六月二十日，或者就是裕宗的生日，可補《元史》之闕漏。

第三，忌日二字，既可就生日言，亦可就卒日言。3a, 7a兩條內的日期，的確為廟主的生日，而條文使用忌日兩字。16a的忌日，判斷亦係就生日而言。另一方面，10a, 29a, 32a三條內的日期，確為廟主的卒日，而條文亦用忌日兩字。19a, 27a兩條，判斷亦係就卒日而言。又，24a的廟主速哥八刺，為英宗的皇后，卒於泰定四年六月，⁵⁵ 條文內六月二十一日，很可能是她的卒日，若然，則條文內忌日亦為卒日之意。⁵⁶

⁵³ 前文已對〈行香篇〉中若干廟主名諱作過疏證，今依考訂結果入表，如曲律皇后改正為皇帝之類。

⁵⁴ 參註45引《西山文集》卷四八，〈母夫人愍忌設醮青詞〉。

⁵⁵ 《元史》卷一一四，〈后妃傳一〉，頁2876。

⁵⁶ 同一〈行香篇〉也，而忌日既可言生日，又可言死日，可見忌日在當時尚無固定不移的

第四，周年、週年，〈行香篇〉凡五見，在12a, 14a, 17a, 21a, 31a等條，具係指卒日。其中17a需稍作說明。按16a, 17a兩條記明宗貞裕徽聖皇后。《元史·后妃傳》本傳只有寥寥兩句話：「明宗貞裕徽聖皇后，名邁來迪，生順帝而崩。文宗立，諡貞裕徽聖皇后。」錢大昕（1728-1804）指出，追諡事在順帝重紀至元二年，「文宗立」云云，誤。順帝生于延祐七年四月十七日丙寅。邁來迪生順帝而崩，故她的卒日應是17a所見的四月二十六日，而16a的九月二十二日，則為她的生日。16a曰忌日，言冥誕，17a曰周年，言逝世周年。

第五，〈行香篇〉記元朝皇帝生卒日，有三個日期與《元史》所載有一兩日之差。前文我已指出仁宗（5a）生日應以〈行香篇〉及《元典章》所載的三月三日為正確。成宗生日，據〈行香篇〉（1a）為九月七日，誤；據《元史》為五日，是。寧宗卒日，據〈行香篇〉（14a）為十一月二十五日，據《元史》為二十六日，不知孰是。⁵⁷

第六，〈行香篇〉所載若干廟主的十多個生卒日期，亦即表中生日及卒日兩欄沒有括弧加注的那幾個日期，很有可能是〈行香篇〉的獨家記載，對於史事的考訂，或有用處。

陸·釋諸寺

〈行香篇〉所記影堂設置地，除了一院（太祖、太宗、睿宗三朝御容所在的翰林國史院）、一宮（睿宗夫婦孝思殿所在的真定玉華宮，屬道觀）、⁵⁸ 一也里

涵義。職是之故，同一文章之中，或者同一作者諸篇文章當中，倘見忌日一詞，我們不能囫圇吞棗，不加辨別地以為都是同一個意思。《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頁650載，泰定元年九月「乙巳，昭獻元聖皇后忌日，修佛事，飯僧萬人」。（後二逗號係我所加）乙巳為二十二日，皇后謂順宗后答己，亦即〈行香篇〉第24, 26兩條的太皇太后。〈泰定帝紀一〉言死用忌日，〈行香篇〉第24條卻用以言生，第26條言死則用周年。可見忌日一詞，同一文也，涵義既已有時不同，不同的作者當然更可能言人人殊，不能一統了。

⁵⁷ 據許正弘學棟提供的資料，《元史·成宗紀》除一開頭的〈序言〉外，別有六處提到成宗的生日（史稱聖誕節），查對具為九月五日。據此應可斷定〈行香篇〉所記九月七日為誤。

⁵⁸ 百衲本《元史》卷四，〈世祖紀一〉，中統二年（1261）七月己丑條載：「己丑，命鍊師王道歸於真定築道觀，賜名玉華。」見《元史》（簡稱百衲本《元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第48-51冊），頁16b。點校本改「歸」

可溫寺（祀睿宗唐妃娘娘，屬景教）外，其餘均在佛教寺院。〈行香篇〉指稱這些佛寺或用簡稱，或用俗稱，無一用其全稱，我們有必要拿來和《元史·祭祀志四·神御殿》條相比對。再者，〈行香篇〉復有一人生卒兩祭各在不同寺院的情況，這抵觸了〈神御殿〉條一人生卒兩祭皆在一寺的記載，我們更需要澄清。為便利說明，茲製乙表如下。

請先說明表內直欄與橫列交叉點之儲存格（單元格）內所見文字與符號。茲以橫列 i 與直欄 VI 交叉點之儲存格 iVI 為例，展開說明。「7武宗（曲律）」表示第七任皇帝武宗，或稱曲律皇帝，屬元室第六代。下一行「行南寺」表示《析津志·原廟·行香》篇所記行香地點為南寺。次下一行「神大崇恩福元寺—仁壽」表示《元史·祭祀志四·神御殿》條所記武宗神御殿在大崇恩福元寺，殿名仁壽。廟號前無阿拉伯數字者，表示其人未嘗登極為帝，如儲存格 iV 之順宗。iV 之順宗，iVI 之武宗，iVII 之明宗，為父、子、孫三代。明宗為第十三任皇帝，〈行香篇〉記其影堂有二，一在延聖寺，一在黑塔寺。iVII 之下方的儲存格 jVII 內有「♀」符號，表示其人為皇后或王妃。jVII 貞裕徽聖皇后為明宗皇后，〈行香篇〉記其影堂有二，一在福元寺，一在黑塔寺。

為「婦」，是。其所出校勘記曰：「按王惲中堂事記作『王道婦』，又稱『王老姑』，『有古烈婦之風』，據改。」記中「王老姑」，《中堂事記》原文作「老王姑」，當改正。按《秋澗先生大全文集》卷八二，《中堂事記》卷下，中統二年七月廿三日條，抄錄了世祖下與老王姑護持玉華宮聖旨，說明創建玉華宮之始末因緣，為研究影堂制度重要史料，茲轉錄如下，以供參考：「是日有旨：與老王姑護持玉華宮聖旨者。其辭曰：『鍊師王道婦賦性純正，執志不回，挺挺然有古烈婦之風。奉侍我太上皇、皇太后積有年矣。周旋之間，曾無過舉，當時雅為敬重，使之入道。為此，先帝常加賜予。已勅令真定管民官選擇佳地，起蓋宮觀，資給衣糧，仍以玉華之名賜之，以為我家祈福之地，朝夕焚誦，用報我皇考妣罔極之恩。所在有司宜加持護，毋容它人妄相侵奪，毋以差役相毒，以致不安。常教告天，與皇家子孫祝延福壽。』」見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頁9a-b。關於玉華宮及其孝思殿之所以建，亦可參看劉岳申（1260-?），〈玉華宮碑〉，見《申齋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卷七，頁5a-6b。

乙表：元朝帝系及影堂圖表

	I：一代	II：二代	III：三代	IV：四代
a	1. 太祖 行 神 翰林國史院	2. 太宗 行 神 翰林國史院	3. 定宗	
b		睿宗 行 神 翰林國史院、真定玉華宮		
c		♀唐妃（睿宗妃） 行 也里可溫寺	4. 憲宗	
d			5. 世祖 行 白塔寺 神 大聖壽萬安寺—元壽	裕宗 行 白塔寺 神 大聖壽萬安寺—明壽
e			♀昭睿順聖皇后（察必，世祖后） 行 高梁河寺 神 大護國仁王寺—睿壽 ♀老太后（察必，世祖后） 行 白塔寺	♀徽仁裕聖皇后（裕宗妃）
f			♀南必皇后（世祖后） 神 懿壽	
g				那木罕主人 行 高梁河寺

	V：五代	VI：六代	VII：七代	VIII：八代
h	<p>顯宗</p> <p>行盧師寺</p> <p>神大天源延聖寺 (泰定二年作，天曆元年廢)</p>	<p>10. 泰定帝 (也孫帖木兒)</p> <p>行三教寺</p>	<p>11. 天順帝</p>	
i	<p>順宗</p> <p>行普慶寺</p> <p>神大普慶寺—衍壽</p>	<p>7. 武宗 (曲律，生母答己)</p> <p>行南寺</p> <p>神大崇恩福元寺—仁壽</p>	<p>13. 明宗 (忽都篤，生母壽童)</p> <p>行延聖寺、黑塔寺</p> <p>神大天源延聖寺—景壽</p>	<p>16. 順帝 (生母邁來迪)</p>
j	<p>♀太皇太后 (答己，順宗妃)</p> <p>行普慶寺</p>	<p>♀莊獻嗣聖皇后 (壽童，亦乞列氏，武宗后)</p> <p>行南寺、黑塔寺</p> <p>神大崇恩福元寺—仁壽</p>	<p>♀貞裕徽聖皇后 (邁來迪，明宗后)</p> <p>行福元寺、黑塔寺</p>	
k				<p>15. 寧宗 (亦隣真班，生母八不沙)</p> <p>行中心閣</p>
l		<p>♀文獻昭聖皇后 (唐兀氏，武宗后)</p> <p>神大崇恩福元寺—昭壽</p>	<p>12, 14. 文宗 (生母唐兀氏)</p>	<p>(太子燕帖古思)</p>

	V：五代	VI：六代	VII：七代	VIII：八代
m		8. 仁宗（普顏篤，生母答己） 行普慶寺、白塔寺 神大普慶寺一文壽	9. 英宗 行青塔寺 神大永福寺一宣壽	
n		♀阿咱失里皇后（仁宗后） 行普慶寺		
o	6. 成宗（完者篤） 行中心閣 神大天壽萬寧寺—廣壽			

觀察上表，可知〈行香篇〉使用的簡稱或俗稱可分兩類。一類以寺內佛塔的顏色來命名，有白塔寺、黑塔寺、青塔寺三寺；這三寺指大聖壽萬安寺、大天壽延聖寺、大永福寺，文獻可以為證，學者並無異詞，茲不必贅。⁵⁹ 另一類係以佛寺所在位置來稱呼，有高梁河寺、中心閣、南寺三寺。高梁河寺或作高良河寺，指大護國仁王寺，因為位於大都城西高梁河之濱，故俗稱高梁河寺。⁶⁰ 中心閣，指大天壽萬寧寺。《析津志輯佚》〈古蹟〉門〈中心臺〉條載：

中心臺 在中心閣西十五步。其臺方幅一畝，以牆繚繞。正南有石碑，刻曰：中心之臺，寔都中東南西北四方之中也。在原廟之前。

⁵⁹ 王璧文，〈元大都寺觀廟宇建置沿革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6.4 (1937)：139, 149, 159；中村淳 (Nakamura Jun) 撰，寶力格 (Bulay) 中譯，〈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蒙古學信息》2003.1：32；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頁497-499。

⁶⁰ 此寺始建於世祖至元七年，十一年竣工。元代喇嘛稱世祖為施主、護國仁王，故名。它是元代國師、帝師在大都的居所。至正元年 (1341)，大元國師授予山東長清大靈巖寺定巖長老的法旨，末署「高良河大護國仁王寺」，藏文意譯則作「高梁河施主寺」；參見王堯，〈山東長清大靈巖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釋〉，《文物》1981.11：48。

據《析津志》的描述，中心臺、中心閣、原廟應為相距不遠，卻是各自獨立的三組建築，但是，有學者認為中心閣為原廟的一部分，中心閣就是〈神御殿〉條所述成宗原廟大天壽萬寧寺中的廣壽殿。⁶¹ 中心閣與大天壽萬寧寺的確實關係，尚待釐清。無論如何，引文中的原廟指大天壽萬寧寺，大家一致無異議。

南寺，指大崇恩福元寺，這需要說明。按《元史》二見「南寺」。一在〈成宗紀三〉大德五年二月戊戌條：

戊戌，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仍賜鈔萬五千錠；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鈔皆如興教之數；萬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之數。⁶²

一在〈百官志六·大都留守司〉條下：

南寺、北寺收支諸物二庫，秩從七品。提領、大使各一員，副使二員，司庫之屬凡十人。至治元年，以建壽安山寺始置。⁶³

兩條記載透露的消息實在有限。《元史·武宗紀一》載：

（至大元年）十一月己未，中書省臣言：……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為諸貴人營私第，軍民不得休息。⁶⁴

建城與建寺並舉，但所建何寺，當時之人可以不言而喻，我們卻需費時考察才能得知。考監察御史張養浩於至大三年上呈武宗的〈時政書〉內，「舉其害政泰甚者一十事」，其中的第五事內提到了南寺，文云：

五曰土木太盛。……今聞創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臺增修之擾，內則有養老宮展造之勞。⁶⁵

一如《元史·武宗紀一》，張養浩〈時政書〉亦將建城與建寺相提並論，故可推測前者所說的寺，很可能就是後者所說的南寺。據《元史》，大德十一年六月，武宗即位未及滿月，就已下令興建中都城，並創設「行工部」（工部的派出機構）主持其事。⁶⁶ 據姚燧撰〈崇恩福元寺碑〉，該寺係武宗於其即位之次年，即

⁶¹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頁501。

⁶² 《元史》卷二〇，頁434。

⁶³ 同前書，卷九〇，頁2284。

⁶⁴ 同前書，卷二二，頁504。

⁶⁵ 洪金富點校，《元代臺憲文書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頁512。

⁶⁶ 參看陳高華，〈元中都的興廢〉，《文物春秋》1998.3：17-20。中都城所在地旺兀察都，今河北張北北郊之白塔子。

至大元年 (1308)，於「都城南」某一吉地起建，並創設「行工曹」來負責。⁶⁷中都城未及全部完工而武宗死去（至大四年正月八日），尚未登基的皇弟（名為「皇太子」）仁宗就匆匆「罷城中都」。當此之時，福元寺「功垂什八」（姚燧語），「行工曹」也遭到仁宗的裁撤。福元寺本是武宗為「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⁶⁸而建，故武宗在世之時，建寺工程尚在進行，便榜寺名為「大崇恩福元寺」，算是實現了他的感恩圖報之願。武宗在至大四年元月去世。十月，仁宗敕令繪畫武宗御容，奉安在武宗起建的寺內，順理成章，不足為異。大崇恩福元寺於是成為武宗的原廟。⁶⁹ 這個原廟在大都南城牆文明門外，所以姚燧說「都城南」。⁷⁰ 熊夢祥《析津志》稱為南寺，應與此寺位於大都新城之南的地理位置有關。

應當指出，南寺之稱，早在大崇恩福元寺至大元年 (1308) 敕建之前已經有之。前引《元史》卷二〇〈成宗紀三〉大德五年 (1301) 二月戊戌條已見南寺，其受賜之地百二十頃，鈔萬錠，與其他四寺侷，推測福元寺原址原有一廟，俗稱南寺，甚受皇家重視，故有錢鈔土地之賜。姚燧撰〈崇恩福元寺碑〉說：

明年至大之元，詔群臣曰：……。惟以其日，鑾輅親巡，胥地所宜，于都城南，不雜闌闌，得是吉卜，敕行工曹，甃其外垣，為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于後，左右為閣樓。

碑文著重描繪福元寺的新建工程，對於原址是何模樣，有無廟宇，並未明白置一辭，但既說「甃其外垣」，則垣內應有屋宇，從可知也。而此屋宇，疑是寺廟建築，因位於大都新城之南，故有南寺之稱。武宗至大元年，相中此寺，敕行工曹大肆改建，賜新名大崇恩福元寺，但習俗仍以南寺相稱。〈行香篇〉沿而用之，〈神御殿〉條則採用其正名。⁷¹

⁶⁷ 姚燧，《牧菴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卷一〇，頁8b-11a；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9冊，頁520-522；《析津志輯佚》〈寺觀〉門，頁79，亦載此文，注：「《順天府志》引《輿地要覽》，惟脫漏甚多。」

⁶⁸ 姚燧，〈崇恩福元寺碑〉，收入《牧菴集》卷一〇，頁9a。

⁶⁹ 《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皇慶元年 (1312) 五月庚寅，「大崇恩福元寺成，置隆禧院」。可見奉安武宗御容之後，皇慶元年五月之前，福元寺工程還沒完了。

⁷⁰ 明代稱崇恩觀；見萬青黎等纂，光緒《順天府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史部，地理類，第683-686冊，據清光緒十二年〔1886〕刻十五年〔1889〕重印本影印），卷一六，頁38b。今崇文門外上四條胡同。

⁷¹ 福元寺起建於武宗，完成於仁宗。仁宗卒後，子英宗繼位。英宗至治元年創立「南寺、

第五代顯宗皇帝 (hV) 實未即位，廟號爲其子泰定帝所追贈。〈神御殿〉條對顯宗影堂的記述十分簡略，曰：「泰定二年 (1325)，亦作顯宗影堂于大天源延聖寺，天曆元年 (1328) 廢。」這條記載和《元史·泰定帝紀一》的如下記載相牴觸：泰定二年正月「甲辰，奉安顯宗像于永福寺，給祭田百頃」。⁷² 顯宗影堂究竟在延聖寺，或者在永福寺？〈行香篇〉更有一說：「顯宗皇帝，盧師山。」既無寺名，也無行香日期。《元史·泰定帝紀二》泰定三年連續三次提到顯宗的影堂：二月「丙申，建顯宗神御殿于盧師寺，賜額曰大天源延聖寺」；八月乙亥「大天源延聖寺神御殿成」；十月庚辰「奉安顯宗御容於大天源延聖寺」。⁷³ 盧師寺是顯宗影堂的最後落地地。據所引紀文，可知盧師寺是舊稱，大天源延聖寺是新名，〈行香篇〉的「盧師山」疑當改作「盧師寺」。該寺在大都城內的太平坊，《析津志輯佚》〈古蹟〉門有「黑塔，在大天源延聖寺，太平坊」云云可證。⁷⁴ 但明人劉侗（一六三四年進士）卻認爲盧師寺在盧師山。《帝京景物略》〈盧師山〉條云：「石子鑿鑿，故桑乾河道也，曰盧師山。有寺，曰盧師寺，正統十一年，更名清涼，今佛無殿已。」⁷⁵ 清人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謂「盧師山在京西三十里」。⁷⁶ 于欽等著《日下舊聞考》云：「盧師山之盧師寺，據劉侗《帝京景物略》，始自隋仁壽中，元曰大天源延聖寺，明曰清涼寺，今廢，僅存塔一。」⁷⁷ 據以上所引史料，可知盧師寺所在有二說：一說在大都城內太平坊，一說在城西三十里之盧師山。今人楊寬調和兩說，謂原建于城內黑塔寺（大天源延聖寺）的顯宗原廟，到天曆元年已廢去；京西三十里之盧師山，亦曾是顯宗原廟所在地。⁷⁸ 但《析津志》明確記載顯宗原廟在大都城內太平坊的盧師寺；盧師

北寺收支諸物二庫」，前引《元史》史文說是因為建築壽安山寺之故。按壽安山在都城西，相對於都城南的福元寺即南寺而言，壽安山寺在北。我疑「北寺」就是指壽安山寺。

⁷² 《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紀一〉，頁653。

⁷³ 依序見《元史》卷三〇，〈泰定帝紀二〉，頁668, 672, 674。

⁷⁴ 《析津志輯佚》，頁117。

⁷⁵ 明·劉侗、于奕正著，今人崔瞿校注，《帝京景物略》（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卷六，頁376。

⁷⁶ 孫承澤 (1593-1675)，《春明夢餘錄》（香港：龍門書局據1883年南海孔氏刻古香齋袖珍本影印，1965），卷六八，頁19b。

⁷⁷ 于欽等，《日下舊聞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7-499冊），卷一〇四，頁3a-b。

⁷⁸ 楊寬，《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頁499。

寺爲舊稱，新名爲大天源延聖寺，已見前述。所謂京西盧師山的盧師寺亦有顯宗原廟，尙乏文獻證據。前引《元史·泰定帝紀》史文與《析津志輯佚》〈古蹟〉門〈黑塔〉條的記載，應當可信。無論如何，可以確定的是，延聖寺的顯宗影堂，在其子泰定帝駕崩之後，很快就遭到政敵文宗的毀壞，請詳結語。

據〈神御殿〉條，除開睿宗拖雷（翰林國史院、真定玉華宮）、世祖察必皇后（大聖壽萬安寺、大護國仁王寺）兩人享有兩地受祭的特殊情形外，其餘諸帝后皆只有一處原廟、一個影堂。但〈行香篇〉卻有幾位帝后的生日行香地竟與卒日行香地不同，換言之，他們的影堂有兩個。這是特殊情形，值得一說。

請先言昭睿順聖皇后察必。據〈神御殿〉條，「影堂所在：世祖帝后大聖壽萬安寺」云云，應當包括察必在內。同條又有「也可皇后大護國仁王寺」云云，也可 (yeke) 意爲大，也可皇后就是世祖的大皇后察必。⁷⁹《元史·成宗紀三》：大德五年 (1301) 正月壬子，「奉安昭睿順聖皇后御容于護國仁王寺」。大護國仁王寺即高梁河寺，大聖壽萬安寺即白塔寺。〈行香篇〉記察必皇后愍忌行香在高梁河寺 (11a)，老太后（前文已考爲察必皇后）週年行香在白塔寺 (12a)。察必皇后影堂有二，〈神御殿〉條與〈行香篇〉可以互證。但，生卒兩忌行香地點不同，其故安在，還是一個問題。

據〈神御殿〉條，武宗及二后影堂在大崇恩福元寺。二后謂莊獻嗣聖皇后，名壽童 (jVI)，及文獻昭聖皇后，唐兀氏 (lVI)。大崇恩福元寺，前文考即南寺。〈行香篇〉記壽童愍忌行香在南寺 (26a)，忌日行香在黑塔寺 (27a)，即大天源延聖寺。壽童爲明宗生母，明宗帝后影堂在黑塔寺。壽童在黑塔寺亦有影堂，果爲事實，或者因爲明宗之故歟。

〈行香篇〉記明宗貞裕徽聖皇后 (jVII) 忌日行香在福元寺 (16a)，即南寺，周年行香在黑塔寺 (17a)，但《元史》並無該后有影堂在福元寺的記載。仁宗的情況與此相彷彿。據〈神御殿〉條，仁宗帝后影堂在普慶寺。普慶寺原係仁宗「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⁸⁰ 仁宗死後，子英宗繼位，至治二年

⁷⁹ 陳高華〈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認爲此一也可皇后爲忽必烈之母唆里和帖尼（即本文前述拖雷之妃唐妃娘娘）；見陳高華，〈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世界宗教研究》1992.2：5。中村淳〈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不以爲然，認爲此一也可皇后正是該寺的建立者察必皇后。茲從後說。見中村淳撰，寶力格中譯，〈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頁34，註26。

⁸⁰ 姚燧，〈普慶寺碑〉，收入《牧菴集》卷一一，頁6a；參趙孟頫，〈大元大普慶寺碑

二月「己酉，作仁宗神御殿于普慶寺」。⁸¹〈行香篇〉記仁宗愍忌行香在普慶寺(5a)，與《元史》合。記正月二十一日即仁宗卒日行香在白塔寺(6a)。白塔寺爲世祖帝后及裕宗帝后影堂所在，未聞設有仁宗影堂。〈行香篇〉6a的記載，不知是否合乎事實。

〈行香篇〉所見若干帝后生卒兩祭在不同的原廟，享有兩個影堂的記載也許沒錯。前文已經指出，唐妃娘娘的影堂目前所知的已有三處：一在大都的也里可溫寺，二在真定的玉華宮，三在甘州的十字寺。〈神御殿〉條和〈行香篇〉都說順宗皇帝的影堂在普慶寺，已如前述；但《析津志》還提到順宗的另一個原廟。〈寺觀〉門〈崇仙宮〉條說：「崇仙宮：女冠眾，在長春宮東南。內有順宗皇帝影堂。」⁸²一人而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影堂，可能性不低。同一個人的諸多影堂之中，或有官方設立的，或有私人設立的，或有皆在一地的，或有分處各地的，我們必須分辨清楚，才得以窺影堂制度之全貌。⁸³

柒·結語

小結這篇文稿。〈行香篇〉各條主人的身分，除了一二人尙待更進一步確定外，已經大白，而各條所載月日，可以肯定即是廟主的生日或卒日。經過疏證，研究元朝皇室影堂制度，這份重要資料已經大致正確可據。元朝皇室若干個人的生卒月日，獨見于這份資料，對於考辨史事，也有一定的價值。我們甚且利用這份資料，更正了《元史》這部正史中對於仁宗皇帝生日的錯誤記載。有朝一日，我們也許可以判定寧宗的卒日，《元史·寧宗紀》和《析津志·原廟·行香》篇究竟孰是孰非。

拋開〈行香篇〉上疑是傳抄疏忽所致的錯誤不論，〈行香篇〉既可糾正史之謬，亦可補正史之闕，⁸⁴史料價值，不言而喻。我們對於熊自得的資料來源深感

銘》，收入《松雪齋文外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頁238-240。徽仁裕聖太后，即裕宗后伯藍也怯赤，一名闊闊真（?-1298），弘吉剌氏，《元史》卷一一六〈后妃傳〉有傳。

⁸¹《元史》卷二七，頁610。

⁸²《析津志輯佚》，頁93。

⁸³〈行香篇〉所載諸影堂，除真定玉華宮外，其餘皆在大都城內外，而且可能都是皇家設置的。

⁸⁴糾謬，謂糾正《元史》記仁宗生日之誤，見〈肆·正史文〉；補闕，謂〈行香篇〉「獨

興趣。一方面，我們或可藉之而確定我們對〈行香篇〉的了解是否完全正確；一方面，我們或可藉之而了解〈行香篇〉人名寺名蒙漢雜用，雅俗並存的奇特方式的來龍去脈。遺憾的是，〈行香篇〉的資料來源，迄今還是一謎。今人公書儀撰有〈關於《析津志》和關一齋小傳的作者問題〉一文，文中專節討論《析津志》中〈名宦傳〉的作者問題，指出：「在一本方志的同一『名宦傳』中出現重複的條目而未加必要的整理，可以說明兩個問題，第一：作者曾多方借鑒，來源不一。第二：此書匆匆完稿，未及詳細整理。」⁸⁵〈行香篇〉中使用忌日一詞，有時指生日，有時指卒日，含義並不固定；稱呼皇帝，有時用國語稱號，有時用漢語廟諱；稱呼寺廟，有時用俗稱，有時用正名。似此情況，不一而足，可為公書儀先生的正確觀察添一佐證。

〈行香篇〉的獨特記載形式，反映了蒙元國家的多元特性；〈行香篇〉的記載內容，則反映了元朝的政治現實。我們注意到，部分蒙元皇帝並未見諸篇內，部分雖則列名其中，記載卻簡略異常。按開國之君太祖、嗣君太宗、定宗、憲宗四帝並無原廟，⁸⁶惟據《元史》所載，太祖、太宗以及實際並未即位的睿宗，他們的「御容」（寫于第五代可汗世祖朝），除了中間短暫數年遷置普慶寺外，終元之世，長期存放在翰林國史院內，由院官在春秋致祭。⁸⁷〈行香篇〉第17條，基本上印證了《元史》的記載，唯〈行香篇〉記致祭之日期曰「七月上旬內祭」。推測元朝末期順帝朝已將世祖定制的春秋二祭改為秋祭一次。時遠親疏或為這一變化的主要原因。此其一。

按元朝皇位自第四任蒙哥汗即位後，即由太祖三子太宗系轉移至四子拖雷系，而自第五任忽必烈汗（蒙哥弟）後，以迄元末，續任皇帝都是忽必烈的後人，職是之故，〈行香篇〉三十七條所載諸人，除了第17條內所指三人中的太宗以及第30條八思巴帝師二人外，其餘諸帝后和那木罕主人等，都是「太祖成吉思汗——睿宗拖雷——世祖忽必烈」這一直系血親的人。這就表白元朝皇帝雖兼具

家」記載的十多個生卒日期，見本文〈伍·釋諸詞〉末尾第六點。

⁸⁵ 公書儀，《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頁238。

⁸⁶ 《元史》卷二八，〈英宗紀二〉，至治二年（1322）十月「甲申，建太祖神御殿于興教寺」；見頁624；卷三六，〈文宗紀五〉，至順三年（1332）二月「己巳，命燕鐵木兒集翰林、集賢、太禧宗禋院，議立太祖神御殿」；見頁801。疑太祖個人的神御殿始終沒能建成，故至元朝末年仍與太宗、睿宗同享祭於翰林國史院。〈行香篇〉第17條可證也。

⁸⁷ 《元史》卷七五，〈祭祀志四·神御殿〉條，頁1876。

蒙古世界帝國的宗主大汗與中國皇帝的雙重身分，大元帝國的地域性終究強過她的世界性。換言之，東方元朝和西方蒙古世界的朮赤汗國、察合台汗國和伊利汗國，實際上都是各自獨立的國家。此其二。

眾所週知，元朝帝位繼承紛擾不斷，幾經血腥，先則有顯、順兩宗兄弟二人的子嗣之爭，後則有順宗子孫明、文二宗之爭。第九任皇帝英宗（順宗孫）被弑，泰定帝（顯宗子）奪取了皇位。泰定死後，其子天順帝不敵順宗另一孫文宗，不知所終。勝利的文宗不但拒絕追贈廟號給泰定帝，而且撤除了其父顯宗在太廟的牌位及其在延聖寺的影堂。⁸⁸ 元朝帝位從此以後皆在順宗子孫掌握之中。職是之故，寫成于順帝朝的〈行香篇〉中，顯宗（34）、泰定帝（35，也孫帖木兒皇帝）父子二人記載簡略，不見日期，推測他們的原廟祭祀自文宗以後從未恢復。文宗生前清算別人，死後別人來清算他。他擊敗天順帝一派後，迎立異母兄明宗；明宗車駕至張北，文宗派人毒死了他，重新坐上寶座。文宗死後，皇后卜答失里臨朝稱制，先後扶立明宗之子寧宗、順帝兩兄弟。順帝元統元年（1333），文宗的御容被供奉在大承天護聖寺，享受祭祀。⁸⁹ 數年之後，重紀至元六年（1340），二十歲的順帝撤去其叔父文宗在太廟的廟主，流放文宗皇后卜答失里及其子燕帖古思。⁹⁰ 〈行香篇〉看不到文宗，理所當然。

據〈神御殿〉條，影堂行祭日期有常祭、節祭、忌辰之分：「其祭之日，常祭每月初一日、初八日、十五日、二十三日，節祭元日、清明、蕤賓、重陽、冬至，忌辰。」⁹¹ 最後的「忌辰」之祭應該相當於〈行香篇〉所載生日和卒日行香。〈行香篇〉不提常祭和節祭，或者因為日期固定，為例行公事，僅由相關人員（例如廟方人員）行禮如儀，無甚可記之故。⁹² 「忌辰」之祭則一因受祭者生

⁸⁸ 《元史》卷七四，〈祭祀志三·宗廟上〉，頁1841：「天曆元年冬十月丁亥，毀顯宗室」；卷七五，〈祭祀志四·神御殿〉條，頁1876：「泰定二年，亦作顯宗影堂于大天源延聖寺，天曆元年廢」。

⁸⁹ 《元史》卷三八，〈順帝紀一〉，元統元年十月「庚辰，奉文宗皇帝及太皇太后御容於大承天護聖寺，命左丞相撒敦為隆祥使，奉其祭祀」；見頁818。

⁹⁰ 參見《元史》卷四〇，〈順帝紀三〉，頁856。

⁹¹ 點校本《元史》的句讀「冬至、忌辰」，我改為「冬至，忌辰」，換言之，點校本只分常祭和節祭，視忌辰之祭為節祭之一，我則分常祭、節祭、忌辰之祭三類。

⁹² 《元史》卷二四，〈仁宗紀一〉，至大四年十月「己巳，敕繪武宗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月四上祭」；見頁547。月四上祭云云，即〈神御殿〉條所謂的常祭。又，《勅修百丈清規》卷上，〈祝釐章第一〉，〈景命四齋日祝讚〉條，有「景命好日：月旦、月

卒日期具各不同，各有意義，二因與祭者或為正官（諸司為頭之官），⁹³ 或為大小官，或為朝廷特別差遣，故其祭祀並非常祭、節祭之可比，值得記錄，以示慎重，並示不忘。⁹⁴

（2006.01.01初稿；2008.03.05三校畢）

（本文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二十一日通過刊登）

望、初八、廿三四齋日」云云，可知〈神御殿〉條所記常祭四日即所謂四齋日；見釋德輝奉勅重輯，釋大訢奉勅校正，《勅修百丈清規》（收入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嘉興藏》本，1993〕，第12冊），頁21b。《勅修百丈清規》該條略記四齋日僧眾登殿誦經祝讚儀式。推測原廟常祭儀式或相彷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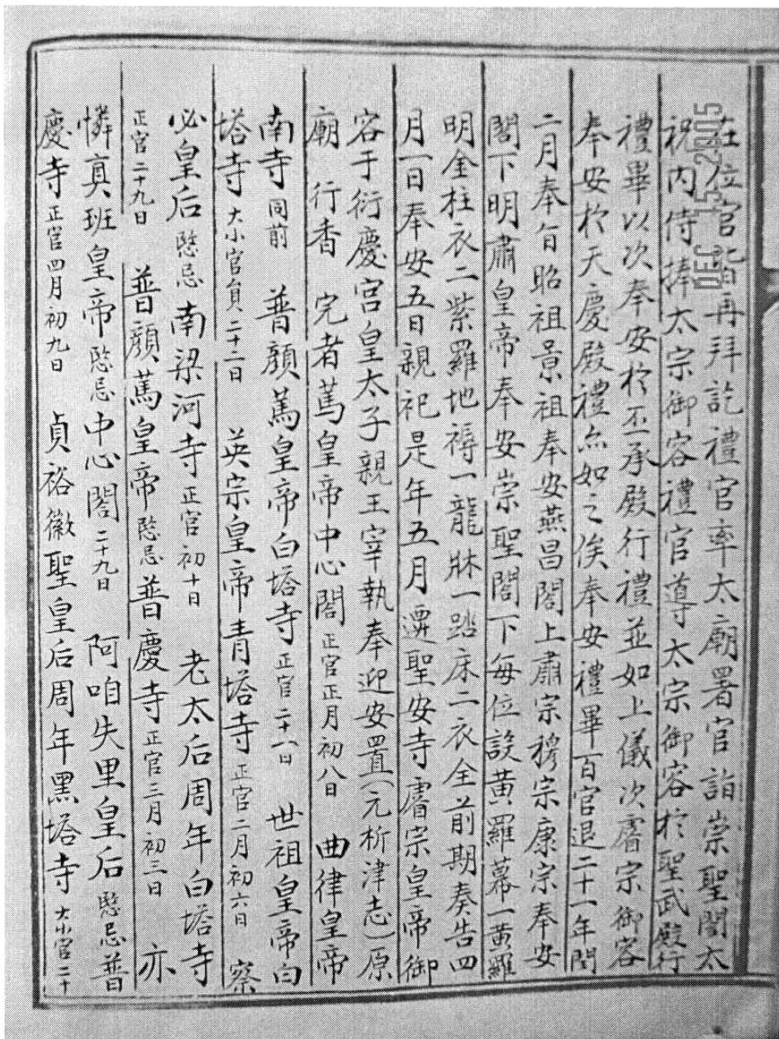
⁹³ 元人徐元瑞《史學指南》〈官稱〉篇〈正官〉條：「正官：謂諸司為頭之官也。」見徐元瑞，楊訥點校，《史學指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頁24。

⁹⁴ 清人孫承澤《春明夢餘錄》卷一八〈奉先殿〉條後，附載明朝〈帝后忌辰祭期〉，與《明史》核對後，知所記日期為明太祖迨熹宗諸帝后的駕崩日。節日的日期固定，容易記住；而生日和卒日則各人不同，易忘難記。《析津志·原廟·行香》篇與《春明夢餘錄·奉先殿》條具不記節祭，惟記忌祭，應是基於同樣原因。又，釋大訢，《蒲室集》卷八，〈奉敕重修百丈山大智覺照弘宗妙行禪師禪林清規九章序〉內，〈報國恩章〉云：「國有禘祫，四時之祭，所以昭功德、隆本始、重繼嗣也。而聖朝崇佛，世祖而下，咸各建寺。謂由佛應身，以御天下，化儀既終，復歸佛位。于是設聖容，具佛壇場，月以五祭。龍翔為文帝潛邸，奉旨春秋二忌，各閱藏經七日。畢，臺臣設奠展禮如生，而致夫羹牆之思焉。然吾徒之朝夕于斯者，毋以華居佚食為安，惟勵夫道而思所報効，以期于心法俱泯，施受兩忘，則不徒食而徒居也。勉之勉之。如世祖列聖忌，諸官至期詣各寺行香。謹識時日于左方。」見釋大訢，《蒲室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頁2a-b。按文宗生於春天（大德八年春正月十一日），卒於秋季（至順三年秋八月十二日），故云春秋二忌。又，世祖以下列聖忌日，大訢當年「謹識時日于左方」，但今存諸本《蒲室集》（包括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鈔本，該本卷首有重紀至元四年〔1338〕虞集序，同治四年〔1865〕徐時棟手題記）已刪去所記時日，殊為可惜。又，據所述文宗春秋二忌，寺僧閱經，臺臣行香云云，推測龍翔集慶寺或設有文宗影堂。

附錄：《永樂大典》卷一七〇八五內半葉

(無葉碼，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抄本)

063.jpg (1200x1600x16M jpeg)



書影一

064.jpg (1200x1600x16M jpeg)



順宗皇后 普慶寺 正官五月初八日 那木罕主人 忌

高梁河寺 正官六月初二日 順宗皇帝 普慶寺 正官

初四日 裕宗皇帝 忌 白塔寺 大小官二十日 速哥八刺皇后

忌 青塔寺 二十日 御容三朝翰林門 翰林國史院 七月

上旬內祭 那木罕主人 週年 高梁河寺 正官初四日 壯獻嗣

聖皇后 忌 南寺 正官初九日 曲律皇后 忌 南寺 大小官十九日

英宗皇帝 忌 青塔寺 正官八月初四日 忽心都篤皇后 忌

黑塔寺 大小官初六日 世祖皇帝 忌 白塔寺 大小官十八日 太

皇太后 忌 普慶寺 正官九月初二日 完澤 萬皇帝 忌

中心閣 正官初十日 太皇太后 週年 普慶寺 正官二十日 貞

裕徽聖皇后 忌 福元寺 大小官二十日 壯獻嗣 聖皇后 忌

黑塔寺 正官十一月十日 明宗皇帝 忌 延壽寺 大小官同前

八思齊帝 師 忌 石佛寺 正官二十日 亦隣 真班 皇帝

週年 中心閣 正官二十五日 裕宗皇帝 忌 白塔寺 大小官十

二月初十日 唐妃 娘娘 阿吉刺 也里可溫寺 靖恭坊內 世祖親母

顯宗皇帝 廬 師 山 也 孫帖木兒 皇帝 三教寺

書影二

皇太子影堂報恩寺 太上太皇真定玉華宮皇慶
 二年九月九日太常寺官田忠良等奉旨以太常登
 歌樂往真定祭祀延祐七年三月罷(元蒲道源順
 齋叢藁)重修漢高祖廟抄題疏伏以漢祖勃興救
 生民於水火神靈如在垂祀典於古今乃瞻此邦實
 為原廟丹青剝落不堪上雨旁風棟宇傾摧未免
 左撐右拄矧皇朝詔旨之屢降必聖帝明王之是崇
 欲議興修須當徧叩幸允千金之諾同施一簣之功復
 舊規模鼎新輪奐

寢廟

園廟陵廟附(詩)奕奕寢廟君子作之注奕奕大也
 前曰廟後曰寢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主後寢

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
 入奏於寢也(周禮)夏官祭祀修寢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

新物先薦寢廟疏曰薦只在寢不在廟連廟言者欲見是廟之寢非生人之寢也
 大喪復于小寢大寢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禮記)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于欽等，《日下舊聞考》，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第497-499冊。
- 不著撰人，《大元聖政國朝典章》，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景館藏元刊本，1972。簡稱《元典章》。
- 中華書局編，《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1986。
- 王惲，《秋澗先生大全文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
- 北京圖書館善本組，《析津志輯佚》，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 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6。
- 宋濂，《元史》，收入《百衲本二十四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6，第48-51冊。簡稱百衲本《元史》。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第9冊。
- 李修生主編，《全元文》，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第58冊。
- 姚燧，《牧菴集》，收入《四部叢刊·初編》。
- 洪金富點校，《元代臺憲文書匯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03。
- 孫承澤，《春明夢餘錄》，香港：龍門書局據1883年南海孔氏刻古香齋袖珍本影印，1965。
- 徐元瑞，《吏學指南》，楊訥點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
- 真德秀，《西山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4冊。
- 萬青黎等纂，光緒《順天府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史部，地理類，第683-686冊，據清光緒十二年（1886）刻十五年（1889）重印本影印。
- 解縉等編，《永樂大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藏抄本。
- 蒲道源，《閒居叢稿》（一名《順齋叢稿》），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70。
- 趙孟頫，《松雪齋文外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 劉岳申，《申齋集》，收入《元代珍本文集彙刊》。
- 劉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今人崔翟校注，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
- 釋大訢，《蒲室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04冊。

洪金富

- 釋大訢，《蒲室集》，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鈔本，卷首有重紀至元四年(1338)虞集序，同治四年(1865)徐時棟手題記。
- 釋法禎，〈元重修崇國寺碑〉，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拓本，編號01831。
- 釋德輝奉勅重輯，釋大訢奉勅校正，《勅修百丈清規》，收入任繼愈主編，《中國佛教叢書·禪宗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影《嘉興藏》本，1993，第12冊。

二·近人論著

么書儀

- 1997 〈關於《析津志》和關一齋小傳的作者問題〉，氏著，《元人雜劇與元代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頁235-248。

王堯

- 1981 〈山東長清大靈巖寺大元國師法旨碑考釋〉，《文物》1981.11：45-50。

王慎榮、葉幼泉、王斌

- 1991 《元史探源》，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王燦熾

- 1982 〈熊自得與《析津志》〉，氏著，《王燦熾史志論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頁141-147。原載《江西社會科學》1982.5。

王璧文

- 1937 〈元大都寺觀廟宇建置沿革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6.4：130-161。

伯希和 (P. Pelliot) 著，馮承鈞譯

- 1932 〈莎兒合黑塔泥〉，原文見《通報》29：43-54，譯文見《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第一卷，第四編，頁1-16。

洪用斌、王龍耿

- 1980 〈元朝順聖皇后察必〉，《中國蒙古史學會論文選集》，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頁193-198。

洪金富

- 2005 〈元朝皇帝的蒙古語稱號問題〉，《漢學研究》23.1：461-494。
- 2008 〈唐妃娘娘阿吉刺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9.1：41-62。

徐蘋芳

- 1986 〈元大都也里可溫十字寺考〉，氏著，《中國歷史考古學論叢》，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995，頁459-467。原載《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紀念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

馬明達

- 2005 〈元代帝后肖像畫研究〉，《暨南史學·第四輯》，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頁197-215。

許正弘

- 待刊 〈元仁宗生日小考〉。

陳高華

- 1992 〈元代大都的皇家佛寺〉，《世界宗教研究》1992.2：3-6。
1998 〈元中都的興廢〉，《文物春秋》1998.3：17-20。

陸錫興

- 1998 〈影神、影堂及影輿〉，《中國典籍與文化》1998.2：50-54。

楊寬

- 2003 《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趙其昌

- 1982 〈《析津志》及其著者熊夢祥〉，蘇天鈞主編，《北京考古集成》，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第6冊，頁535-545。原載《首都博物館叢刊》1982.1。

黨寶海

- 2001 〈元《析津志》佚文新輯——兼論《析津志輯佚》之誤〉，《北京文博》2001.4：77-80。

中村淳 (Nakamura Jun)

- 1999 〈元代大都の敕建寺院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58.1：63-83。寶力格 (Bulay) 中譯，〈元大都敕建寺院概述〉，《蒙古學信息》2003.1：25-35。

Cleaves, F. W. (柯立夫)

- 1979-1980 “The Biography of the Empress Čabi in the *Yüan Shih*.” *Harvard Journal of Ukrainian Studies* 3-4: 138-150.

Rossabi, M.

- 1979 “Khubilai Khan and the Women in His Family.” In *Studia Sino-Mongolica*, edited by Wolfgang Bauer. Wiesbaden: Steiner, pp. 153-180.

洪金富

A Study of a Text Found in the Peking Gazetteer *Xijin zhi* on Imperial Sacrificial Ceremonies of the Yuan Dynasty

Chin-fu Hung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his paper examines valuable primary source materials contained in the *Xijin zhi* 析津志 which describe briefly ceremonies held in the spirit halls of imperial temples for the deceased emperors and empresses of the Yuan dynasty. The paper also identifies personages and Buddhist temples mentioned in the text, corrects erroneous terms, and points out the value of dates not found elsewhere. The main goal of this study is to facilitate the use of this short but important text for historical research by making it more readable and showing how it could be applied to various aspects of historical research. I als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rare document in the context of Mongol-Yuan politics.

Keywords: Yuan dynasty, *Xijin zhi* 析津志, spirit halls, imperial temples,
Mongolian terms